

家庭语言教育对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

游 砾

(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春桥中心小学,江西 九江 332623)

摘 要:家庭教育对儿童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吸引了众多学者对其相关领域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家庭语言教育和孩子的语言发展有关。本文研究家庭语言教育的重要性和影响,并根据家庭语言教育研究的不足之处提出建议,综述了不同研究中的儿童语言发展状况,总结出了家庭语言意识、家庭语言实践和家庭语言管理对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家庭语言教育影响最主要原因是父母的行为,在孩子的成长和行为方面有显著的影响。同时,家庭背景、学校背景、地域背景和民族背景都是家庭语言教育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家长应提高对学习和家庭语言教育的认识,并根据不同的背景决定如何教授语言。本文将有助于研究者尽快选择合适的方法来弥补家庭语言教育领域研究的不足,这对该领域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家庭语言教育;家庭语言意识;家庭语言实践;家庭语言管理

中图分类号:H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44(2023)03-0040-03

0 引言

家庭教育在儿童发展的许多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领域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全球学者的关注。就现有文献而言,大多数研究侧重于家庭语言教育的一个方面或家庭教育与子女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1-3],或者强调家庭教育对青少年教育抱负、儿童自我调节能力发展和青少年健康问题的影响。家庭语言教育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儿童语言发展经历具有重大影响。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56个民族使用大约2000种语言或汉语方言。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促进我国内部及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我国一直强调普通话和英语的重要性,并在各级学校倡导这两种语言的教育^[4]。通过这种方式,我国的语言环境以及儿童的语言发展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很难通过现有的知识来解释家庭语言教育对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因为地区和民族之间家庭背景的多样性被掩盖了。因此,在不同的家庭背景下对家庭语言教育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本文旨在强调家庭语言教育的重要性,以及研究家庭语言教育对儿童语言发展的重要性。同时,将为未来的家庭语言教育研究提供一个理论框架,并为家庭语言教育和儿童语言发展等领域的研究指明可能的方向。

1 家庭语言教育的重要性

近年来,家庭语言教育越来越受到家长和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对于儿童来说,语言教育不仅是口头上的表达,更是内在思维的对外体现。家长是执行家庭语言策略的推动者,对儿童的语言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家庭教育过程中,应首先注重儿童的个人语言表

达。比如在需求方面,要引导儿童准确的表达出自己的需求,同时也使个人需求更具说服力。此外,儿童个人的情绪表达能力是个人语言能力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也是能够反映儿童内在成长最为明显的部分。当儿童能够准确通过语言表达来代替混乱的情绪发泄时,其就能更准确的进行情绪的表达和释放。

前人研究结果指出,家庭语言教育有3个核心要素,分别为家庭语言意识形态、家庭语言实践以及家庭语言管理,应将其添加到家庭语言教育的概念框架中^[5]。家庭语言意识形态指的是父母在家庭所处的社会语境中形成的语言价值观。家庭语言实践是指家庭成员,通常是孩子的父母所做出的实际行为。在家庭语言教育中,通过日常生活对儿童的语言学习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引导孩子在学习过程中提高语言表达的频率。语言管理是父母在语言实践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做出的语言规划决策,它促进或阻碍儿童的语言发展。这3个要素构成了家庭语言教育的一般体系。

2 我国的语言发展规划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多样化的移动阅读平台和软件通过多种方式向儿童展示,随着此类平台和软件的发展,语言的呈现方式和认知机制也在不断变化。由于家长的期望及个性化等主观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儿童在语言阅读学习中被加以多元化的要求。当今社会的发展是多元化的,多元语言文化人民之间的接触和交流也日益频繁,因此,单一的家庭语言策略可能已不能适用于社会普遍家庭的要求。家庭语言教育受特定地区或国家的语言策略和规划的影响很大。我国有56个民族,其中91.5%以上是汉族,这些人在使用他们的语言时有一种共同的书面形式,但在语言的发展

过程中,各民族、各地区形成了约 2000 种语言或汉语方言。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普通话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广,逐渐取代各地方言。因此,从某些角度来看,方言教育没有普通话教育那么重要^[6-7]。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与外界接触的越来越多,我国也意识到了英语教育的重要性,因为在学习西方国家的最新知识和先进技术时,对英语水平高的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8-9]。随着对英语的重视和普及,英语已成为中国从小学到高等教育的不同层次的必修课,尤其是高考孩子的英语学习成绩,决定了他们能否被名牌大学录取。因此,作为家庭语言教育中最关键的部分,家长们对孩子的英语教育也给予了认真而彻底的关注。

3 前人对家庭语言教育的研究

儿童的语言发展水平与父母受教育程度有显著正相关。在日常交流接触过程中,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能更多的使用丰富的词汇和复杂句子,而且教育程度的高低与每天是否陪儿童阅读之间存在正相关。父母自身的文化素质和修养,不仅会影响他们对儿童进行语言教育时的方式,还与他们对儿童的教育方式,以及儿童的行为表现造成影响。在传统的育儿观念中,母亲往往被看作时孩子的主要照顾者,认为对孩子语言教育影响最大,但也有研究表明,父亲的参与也会积极的影响孩子词汇和语言的发展^[9]。在儿童的早期成长阶段,父亲的积极参与会对儿童的语言、文化及认知能力产生直接的影响,特别表现在沟通与语言能力发展方面^[9]。此外,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也会对儿童家庭语言教育产生一定的影响,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越差,孩子语言交流的意愿越低^[10]。

家庭学习环境也与儿童的语言发展存在相关性。家庭学习环境,由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两部分组成。硬件环境受物质条件影响,而软件环境包含文化环境及心理环境等因素。研究指出,儿童读书的时间与接收到的词汇量呈显著正相关^[11]。良好的家庭学习环境,不仅能促进儿童语言的健康发展,也能对儿童未来的语言发展水平起到一定的预测作用。有研究指出,学习活动的增加能对儿童早期学业有促进作用^[12]。儿童的阅读的形式和内容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父母阅读习惯的影响。在儿童成长的早期阶段,父母是孩子模仿学习的主要榜样,父母具有良好的阅读习惯也会提升儿童阅读的兴趣。此外,有研究显示,父母的学历会对儿童阅读材料的选择起到关键作用,表明家庭语言教育受到了父母教育程度的影响^[13]。

儿童的语言发展水平也会受到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高低的影响。在国外,社会经济地位已被看作是改变儿童语言发展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Melhuish^[14]研究表

明,儿童早期的口语词汇量与他们家庭的经济定位正相关,但会随着时间而逐渐减弱。主要原因在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会对儿童正在做的活动给予重视,而且在与儿童日常交流上花费更多时间。

4 影响家庭语言教育的核心要素

根据斯波尔斯基^[9]的理论框架,家庭语言教育的框架包括 3 个核心要素,即家庭语言意识形态、家庭语言实践和家庭语言管理。也就是说,要对儿童的语言发展进行研究,可以从家庭语言意识、家庭语言实践和家庭语言管理 3 个方面开展。

家庭语言意识形态是家庭语言教育的核心要素,它是由国家语言规划以及社会文化背景决定的。家庭语言意识形态会对家庭语言实践造成直接影响,而家庭语言实践经验又可以反过来改变家庭语言意识形态。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家庭语言意识形态与语言实践之间的关系是一致的或不一致的,需要进一步研究分析。家庭语言管理是指家庭成员在交流过程中对语言种类的选择,它确实能够促进或阻碍儿童的语言发展。

我国儿童的语言发展情况比较复杂。我国人口众多,不同地区之间语言有较大差异,因此家庭语言教育对儿童语言发展非常重要。为了促进不同地区人们语言、文化和科技交流,我国各级政府和家庭都意识到家庭语言教育的重要性,在全国推广普通话,强调英语教育。然而,过度关注普通话和英语的发展,会导致对儿童方言发展的忽视。因此,需要对儿童方言的现状和发展进行更多研究,并调查儿童方言在普通话和英语发展中的作用,为儿童语言发展提供科学的指导。

根据 Curdt-Christian^[15]收集的数据和对数据的分析,家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应该意识到语言意识形态往往是教育紧张的根源。这项研究强调了家庭语言意识和实践的相互作用,但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它们的关系并不总是一致的。这项研究提醒研究人员探索家庭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实践之间的关系,并合理评估家庭语言意识形态、家庭语言实践和家庭语言管理之间的关系。这项研究采用了定性的方法,这为研究中涉及的案例提供了深入的洞察,但它并没有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

Curdt-Christian 等^[15]的研究也强调了家庭语言管理的重要性。研究人员探索了英国 3 种跨国家庭在管理遗产语言方面的机遇和挑战。这项研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父母有意识的决定和规划活动对孩子的语言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其他社会文化背景也有助于儿童的语言发展,如 Buehl 等^[16]提出的学校背景、地区背景和国家背景。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研究相比,Curdt-Christian 等^[15]研究的样本相对较大,这些参与者来自不同的背景,涉及 28 名中国人、28 名意大利人和 10 名巴基斯坦人。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从

不同的情境招募相对大量的参与者,以更好地回答研究问题。

另一项研究揭示了在我国的城市背景下,家庭语言意识形态如何影响父母在子女语言发展中的语言实践^[4]。该研究收集的数据来源广泛,包括访谈、家庭谈话录音、家访和日记等,证明了父母的做法对孩子的语言发展有显著影响。不过该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该研究缺乏定量数据来回答研究问题。此外,所调查家庭的社会地位基本是中产阶级,缺少下层家庭和上层家庭的相关研究结论。除了提到的局限性外,中国人说的语言和汉语方言大约有 2000 种。而且不同民族的家庭语言意识似乎并不一致,家庭语言意识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家庭语言管理方式,衍生了不同的家庭语言实践。因此,需要对其他民族进行更多的研究。

5 结语

本文首先对家庭教育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并阐述了家庭语言教育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家庭语言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我国的语言发展规划。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总结了家庭语言教育到目前为止所关注和取得的成果。显然,这些研究提供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方向和有价值的收集方法,以及数据分析方法,为对该领域感兴趣的研究者提供了研究思路。

本文在已有的关于家庭语言策略和家庭语言教育的文献基础上,提出了构成家庭语言教育概念框架的 3 个核心要素:家庭语言意识形态、家庭语言实践以及家庭语言管理。首先,家庭语言意识形态是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在家庭所处的社会语境中形成语言价值观。其次,家庭语言习惯是指父母的行为。最后,语言管理是指父母如何管理与语言发展相关的活动。未来对家庭语言教育的研究可以遵循这一框架来探索儿童的语言发展。

此外,在研究家庭语言策略对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时,应考虑到国家语言策略及规划以及社会文化背景。我国的家庭语言教育因其独特的语境而受到更多的关注,家庭语言教育的重点从儿童方言的发展转向普通话和英语的发展。国家语言策略鼓励普及普通话和英语教育,以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国内交流,以及促进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我国语境的特点是家庭教育强调单语发展,而不是双语或多种语言的发展(普通话、方言和英语)。这些也属于影响家庭语言教育的社会文化背景。根据 Buehl 等^[16]对语境的分类,家庭语言教育领域的社会文化语境可分为 4 个层次:家庭语境、学校语境、地区语境和国家语境。在探讨家庭语言教育和儿童的语言发展时,这些都不能被忽视。

参考文献

- [1] 刘群.家庭语言规划和语言关系[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0(6):117-121.

- [2] 尹小荣,李国芳.国外家庭语言规划研究综述(2000—2016)[J].语言战略研究,2017,2(6):68-79.
- [3] 郭美丽.家庭语言使用的代际差异及思考[J].语言文字应用,2008(4):43-52.
- [4] SHAO Q, GAO X. 'Noisy guests shall not unseat the host': Framing high-stakes English examinations in mainland China's state-controlled print media[J]. English Today, 2017, 33(3): 25-30.
- [5] SPOLSKY B. Language managemen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6] 谢燕.国际物流背景下物流职场英语能力需求研究[J].商场现代化,2022(10):46-48.
- [7] 扎桑.试论英语学习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J].西藏科技,2011(6):38-40.
- [8] PANCOSOFAR N, VERNON-FEAGANS L. Mother and father language input to young children: Contributions to later language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6, 27(6): 571-587.
- [9] PANCOSOFAR N, VERNON-FEAGANS L, Family Life Project Investigators. Fathers' early contributions to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families from low-income rural communities[J].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2010, 25(4): 450-463.
- [10] NICOL-HARPER R, HARVEY A G, STEIN A. Interactions between mothers and infants: Impact of maternal anxiety[J]. Infant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2007, 30(1): 161-167.
- [11] FOSTER M A, LAMBERT R, ABBOTT-SHIM M, et al. A model of 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social risk factors in relation to children's emergent literacy and social outcomes [J].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2005, 20(1): 13-36.
- [12] SON S H, MORRISON F J. The nature and impact of changes in 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 on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and academic skills in preschool children [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0, 46(5): 1103.
- [13] LOVE K, HAMSTON J. Teenage boys' leisure reading dispositions: Juggling male youth culture and family cultural capital[J]. Educational Review, 2003, 55(2): 161-177.
- [14] MELHUISH E C, PHAN M B, Sylva K, et al. Effects of the 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preschool center experience upon literacy and numeracy development in early primary school[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008, 64(1): 95-114.
- [15] CURDT-CHRISTIANSEN X L, LA MORGIA F. Managing heritage languag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Chinese, Italian and Pakistani Urdu-speaking families in the UK[J]. Multilingua, 2018, 37(2): 177-200.
- [16] BUEHL M M, BECK J 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beliefs and teachers' practices [J].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eachers' beliefs, 2015, 1.

作者简介:游砺(1965—),男,汉族,江西九江人,大专,一级教师,主要从事教学工作。